

遜志齋集

冊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世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孫振節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
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
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辯義
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繇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辯之士顧
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
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

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設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於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儻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饑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爲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澌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媿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炤臨流峙之所繇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忤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斂之於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

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修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至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覩

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況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繇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尙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修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

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修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英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尙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

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修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繇然
況無情之月乎尙何暇於月之間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
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
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
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
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酗醬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
鱉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黿羹不
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
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
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入珍九鼎之
筵賤而橡茹藿蠹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旣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

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葅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菹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詠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媿身不勞而心無媿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己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爲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實
函顯赫徽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耐之在
醯醢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汙壤唯衆人厥精厥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
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勛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
擬稽於初乃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覆載靡或遺酬酢羣動靡或窒
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
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
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於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
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祇昆協第睦於家邦陶於四海乃或弗念顯
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馬弗思其復如闕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
於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囂之歸惟志士懲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
匪覲斯覲祇祇栗栗馭馬以朽綆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
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

類視私欲爲蠹螟俾無害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不猷弘訓充塞天地寧謚羣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尙斯相恆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背聖自怡其道以隳惟某甫尙鑑於茲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於以事天以修其身以淑乎人恆人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於成世良鮮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恆人者

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況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修乎家學信於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尙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爲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

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喻爲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卽從其臥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饑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乃屢踏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子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

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
斯須怠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
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
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
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
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
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
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
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讀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
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辯爲當時所推
旣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

默庵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宣於家則親愛疎詞命不修於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齋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汨如溪潢澗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辯不得已而後辯則其辯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繇後世考之凡顏子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

乎中豈非好辯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辯之不足務蓋將卽顏子而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著於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於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聞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